

2021年4月23日 星期五 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炜

4.23世界读书日

阿来告诫：不要迷信书单 让阅读成为逻辑自行展开、自我生长的链条

最美人间四月天，不可忘记是阅读。随着一年一度4·23世界读书日的来临，关于读书的话题也逐渐多了起来。读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，已经毋庸置疑。那么，当我们谈读书时，我们谈些什么？其中一项很重要的，就是阅读方法。

每一个认真的读书人，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阅读口味、方法。但是，如果想要追求读书的效率更高，收获更大，还是需要琢磨一番。尤其现在是快节奏时代，信息渠道多元化，该如何更好地读书，汲取营养，为现实生活增添精神养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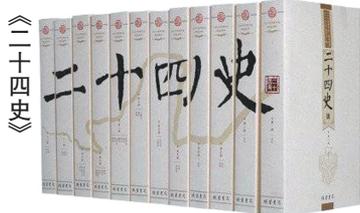
封面新闻邀请各界读书人尤其是作家，来分享他们各自的阅读经验、心得。其中有《诗刊》主编李少君等诗人对诗歌阅读的建议和点拨；有阿来、柳建伟、李洱等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关于读书的心得和观点。此外，资深散文家蒋蓝是一位有着独特读书之道的阅读者、写作者，他又是怎么读书的呢？写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又推出《两京十五日》的“亲王”马伯庸，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，也将他的读书之道倾囊相授。



1995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，又称“世界读书日”或“世界读书日”。4月23日是塞万提斯的忌日，也是莎士比亚的生日。每年的这一天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。每年的世界读书日，作家阿来都会被各种阅读主题的活动场合邀请，谈阅读的意义等等。每次阿来都能详细说出设置读书日的宗旨，“以此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，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，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，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，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，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、文化、科学、思想大师们，都能保护知识产权。”



阿来
四川省作协主席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“书香天府 全民阅读”推广大使



阅读比写作更重要「主要是跟自我的灵魂有关」

作为一个作家，阅读是必不可少。阿来将阅读看得比写作更重要，“阅读是我随时随地，只要有条件，是每天一定要进行的事情。甚至，如果哪天有事情，阅读计划没时间完成，我宁愿将正在进行的写作暂时放下，也要把书读好。坦白说，写作有的时候更像是本职工作，而阅读则主要是跟自我的灵魂有关。”2017年，阿来曾出了一本名为《当我们谈写作时，我们在谈些什么》的文学演讲集。其中他深入系统地谈了他的文学人生和阅读生活。文学对他来说，是扩展自我生命的途径。他从事文学，就是为了充分扩张自我的生命。文学提供了多种可能性。而文学，不光包括文学的写作，还包括文学的阅读。

在阅读对象方面，阿来多集中在文学、历史领域。他喜欢诗歌，聂鲁达的诗，从青年时代一直滋润到现在。他喜欢读非虚构，《美国梦寻》《二战回忆录》《黄河边的中国》《马帮旅行》《被遗忘的王国》《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》，是他津津乐道的。他喜欢深入历史的偏僻角落进行探寻。比如西方人斯诺写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很出名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斯诺还写过《马帮旅行》。1931年，斯诺由越南进河口，经昆明，过大理，出腾冲，到缅甸，随马帮进行了一番探访旅行。俄国探险家顾彼得曾写过《被遗忘的王国》。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虚构作品。现在很多人，还没把事情弄清楚，就匆匆将一个概念与商业旅游结合起来，浮光掠影、浅尝辄止。事实上，关于这些历史，有很多非常好的文字材料留下，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没有被我们很好地梳理。”

除了读纸质书，阿来经常在手机上看。网上提供的阅读素材真的很丰富，相当于一个移动图书馆。”封面新闻记者提到，很多人通过手机阅读的多是娱乐或者消遣性质的东西，阿来说，“这主要是看个人的选择了。其实手机上也可以进行很系统很严肃的阅读，就看你去不去找，愿不愿读了。互联网、移动终端的盛行，只要利用得当，对阅读其实能带来很多便利。比如说我，经常出差，只要有信号我就在手机上读书。我爱读史书，但史书有很多卷，要天天背身上，不太现实。这一两年我在手机上读《二十四史》，去年读完了《元史》，今年计划读完辽金、西夏史。此外，认认真真读完了《全唐诗》，还读了不少围绕《全唐诗》的各种古典或现代的批评文章，接下来要读宋词了。读这些东西，其实也是一种享受，我不是苦巴巴在读。”在阿来看来，“其实对于任何人，读书就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不需要别人苦口婆心地规劝。现在作家规劝人们多读书，就好像是在强制推销自己的书一样，是尴尬的。天下真正的乐事，都是用不着规劝的。而天下真正的乐事之一，就有读书。”

近几年，出版市场上出现不少作家解读经典的阐释性作品，阿来是否有兴趣出一本类似的书？“我的主业还是写小说。暂时没有精力写这些。但是不出书并不意味我完全没有进行自己的阐释，我还是需要做一些阐述，以此提升自己对诗歌语言、对历史的感觉。”

不少作家应邀给读者开书单，阿来很少这样做。但他分享自己的阅读方法，有一个核心词：“链接”。意思是，每个人都要进行延展性阅读，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。怎样进行“链接”呢？阿来认为，这种“链接”就像我们刷微信朋友圈一样，读到处，再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点，就不断进行相关点的阅读。阿来不是很认同对“碎片化”这个词语的负面理解，“很多时候，读书也是碎片化的，只不过这个碎片化，比网络上的碎片稍大一些。不管是什么碎片，到最后，必须将这些碎片化的点打通连接起来，将阅读的内容系统化，让阅读成为逻辑自行展开、自我生长的链条。不要迷信别人的书单，你要形成自己的认知和理解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王金亚



《全唐诗》

在手机上读《二十四史》是享受，而不是苦巴巴在读

茅奖获得者、小说家李洱：最理想的体验是在阅读中慢慢入睡



李洱
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小说家
“书香天府 全民阅读”推广大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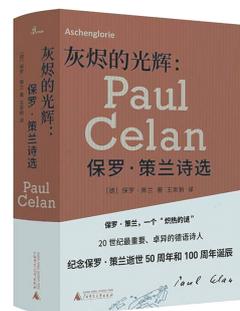
李洱

1985年的暑假，李洱带着一本《百年孤独》从上海返回中原老家。“它奇异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引起我强烈的兴趣，另一方面又使我昏昏欲睡。在返乡的硬座车厢里，我再一次将它打开，再一次从开头读起。马孔多村边的那条清澈的河流，河心的那些有如史前动物留下的巨蛋似的卵石，给人一种天地初开的清新之感。用埃利蒂斯的话来说，仿佛有一只鸟，站在时间的零点，用它的红喉散发着它的香甜。”

在漫长的假期里，李洱雄心勃勃地以《百年孤独》为摹本，写下了几万字的小说。他虚构了一支船队顺河漂流，它穿越时空，从宋朝一直来到20世纪80年代，“有如我后来在卡

荐书

王家新译，广西师大出版社
《灰烬的光辉：保罗·策兰诗选》



保罗·策兰 (Paul Celan) 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最重要、影响持久的德语犹太诗人。《灰烬的光辉：保罗·策兰诗选》是著名诗人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、人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王家新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王家新选译，全面体现了策兰一生不同阶段的创作。王家新是策兰在中文世界的主要译者，也是第一个策兰作品中文译本《保罗·策兰诗选》(2002年)的主要译者。多年来，他的创作和翻译，包括对策兰的倾心翻译和研究，已在中国诗歌界、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尔维诺的一篇小说《恐龙》里看到的，一只恐龙穿越时空，穿越那么多的平原和山谷，径直来到20世纪的一个小火车站。但这样一篇小说，却因为我祖父的话而有始无终了。”在李洱看来，《百年孤独》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，是小说中的皇冠。它虽然写的是拉美，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。“虽然我后来的写作与《百年孤独》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我仍然要对它表示敬意。它最初带给我的阅读体验，至今也仍然清晰如昨。”

伟大的作品会启发读者自己去书写的欲望。除了《百年孤独》，三十年前，《日瓦戈医生》也曾深深地激发起李洱写作的愿望。李洱喜欢读策兰的诗，“他是世界诗歌史上最深奥的诗人，当代最有启发性的诗人。”除了小说、诗歌，李洱平时看得最多的书是与哲学和社会学相关的书。比如《费孝通晚年谈话录》，“很精彩。费先生真是重要的、有趣的、说真话的、令人尊敬的人物。”李洱喜欢反复翻阅同一本书，也会做些笔记。通常读得很慢。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在阅读中慢慢进入睡眠，“在梦中我会替作者修改文章。我多次在梦中替一些大人物修改文章，包括托尔斯泰。”

纳粹占领时期，策兰父母惨死于集中营，策兰本人经历苦役和逃亡，幸免于难。1952年，经维也纳辗转流亡，定居在巴黎的策兰在西德出版诗集《罂粟与记忆》，其中《死亡赋格》一诗在德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，成为具有纪念碑性质的诗作。在这之后，策兰的创作日趋深化、发展，出版了包括《言语栅栏》《无人玫瑰》《换气》《线太阳群》等多部重要诗集和译诗集。获得了包括毕希纳奖在内的多种德语文学奖，甚至被称为“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”(奈莉·萨克斯语)。现在，他已被公认为是继里尔克之后最卓越的德语诗人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